

《全瘫!》

(本剧在中国上演的剧名为《斯特林堡的独白》)

根据瑞典作家奥古斯特·斯特林堡的著作摘抄改编而成

作者：雷纳·布吕诺尔夫松

雅各布·海德瓦尔

翻译：李之义

张 可

(2004年5月4日定稿)

为瑞典皇家剧院发电厂小剧场而作

独白的男人身着深色休闲西装

时间为当代

这出独角戏的台词主要摘自斯特林堡留给后世的书信，改动不大。演出时间大约为45分钟，没有中场休息。本剧于2004年3月27日在瑞典皇家剧院发电厂小剧场首演。

[一个男人上场。他坐在地上。开始用粉笔把自己身体的轮廓画下来，就像有人遭遇不幸而圈定的犯罪现场。他在圈定的范围内活动，好像不能越线似的。一束微弱的光渐起，照射到舞台中央。他一动不动地躺着。]

那个男人：

你们发现没有，当今世界真是多事之秋。一颗陨石掠过马德里上空。在圣路易斯，有五千人死于飓风，出奇的多。在莫斯科的“法兰西坑”有几千人丧命。在日本，两万五千人死于洪水；这一切差不多都发生在同一个纬度上。如果你们从上面看一个地球仪的话，就会发现穿过圣路易斯、莫斯科和横滨的经线把地球分成了大至相等的三大块。真够神的；圣路易斯位于纬度38，而莫斯科则位于经度38。

[短时间静场。]

如果5月买来秧苗，把它们栽到一块上了草木灰肥料的田里，不知道8月底能不能吃上瓜？

[打开一小盒利乐包，喝里边的牛奶。]

我一周之内三次抓到红桃6。在不同的地方。第三次是在一家饭馆，我们在那儿吃饭，我把手随便伸进一个日本样式的篮子里，抓出一张红桃6。我吓了一跳，因为在这三个6其间我没有看见其它牌。但是桃心的形状一直跟着我。事情是这样的：6月5日星期五，我找到两块桃心状的打火石，先是第一块，紧接着是第二块。晚上，我坐在一位波兰画家的花园里跟他聊天，一弯腰，又捡起了第三块桃心状的火石，跟其他两块丝毫不差。6月9日星期二夜里，我梦见在一枚很大的金指环旁边有一颗大大的金色桃心项坠。14日星期天，我又找到一块心形火石，上面还有金光闪闪的金属片。巴黎各教堂的钟当当地响了一整天，特别是蒙马特尔区圣心堂里的钟。我问：今天是什么节日呀？回答：圣心！整个巴黎各家的窗子上都摆满了金心。

[短时间静场。]

眼睛最适合看近处的东西，寻找食物，侦察敌人。但是观察行星既不适合也不可靠。

【短时间静场。

燕子什么时候来呀？我51岁了，从来就没见过燕子来。它们是来了！可我从来没有看见过它们到底是怎么样一个接一个地飞来。

钟楼的燕子冬天在什么地方？它为什么从不落在地上？异乡来的燕子不愿意碰触陌生的泥土。

长脚秧鸡，它那奇怪的躯体飞不起来，只会拍打翅膀，但据说还是迁徙到了埃及。我不明白，它既没乘蒸气船也没搭摆渡，怎么就越过了厄列松德海峡呢。它不可能向汉尼拔或者拿破仑学习过怎样穿越阿尔卑斯山。那就是说，它是游荡到非洲的。更糟的还在后头！当我在专业著作里调查埃及的动物界时，那里没有长脚秧鸡！那么它应该不在那里！但是它在哪儿呢？

【短时间静场。

你们闻到有点儿异味了吗？什么东西臭了？是瑞典。

几年前有三个月的时间里，我天天和一位博识的日本人打交道。此前，我从来没有对我们过去的时代获得过如此清晰的印象。我试图给他介绍一下我们瑞典的文化。人们说，一个日本人长着斜眼睛，不可能公正地看待事物。啊，想这么说就说吧。不过，这位来自最东方的儿子，他的全部教育是在意大利、德国、法国和英国获得的。他比我们大家都更欧化，因为他没有我们的那些偏见。我把客人带到城里去看我们的首都，想要给他展示一座瑞典城市的风貌。他一开始就观察到，瑞典人的发色不象人们告诉他的那样浅。继而他又发现，这里的人穿戴跟在巴黎、布鲁塞尔、伦敦和柏林的人一样。

他请我指给他看一座瑞典式建筑。我指给他王宫。“这是意大利式宫殿”，他反驳道，“上面的装饰物都是希腊罗马式的建筑风格。”我指给他骑士岛教堂。他说那教堂类似一座哥特式的塔，具有文艺复兴式的建筑特征。对此，我没法否认。我把他带到国家博物馆。他在记忆里搜寻着一座威尼斯——佛罗伦萨式宫殿，宫殿的名字他没想起来，但他怀疑那是不是瑞典本土的风格。我无法反驳，因为这座建筑是一个德国人造的。

他问，瑞典是不是信奉犹太教。我回答说，瑞典信奉基督教，实际起源于……“犹太教的分支”，他补充说。对！这就是瑞典的宗教。对，对，是啊，对！后来，他又问起了瑞典的民族起源。我不得不惭愧地承认，我们的祖先来自亚洲。“这么说来还是亲戚！”他说。“可能亲缘很远”我说，“不过我们有一些兄弟——叫做芬兰人，他们宣称自己是你们的堂兄弟！”在歌剧院他听了一场意大利歌剧，在皇家剧院他看了一出法国喜剧，但是纯瑞典式的东西，我们没能找到。于是我把他带到我们的历史博物馆，这在欧洲可是独一无二的。那里珍藏着大量的历史文物，它们都

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与我们伟大的记忆相联系。那里有两千把石斧，全都一模一样，就算你把这些斧子放进同一个口袋里，甭管你怎么用力摇，也绝他妈的找不出一把不一样的来。这种完全的相像，让人没法理解，可它却成了这个民族是来自于同一族群的有力证明之一。这些有趣的斧头啊……占满了整整第一层展室，它们中除了极少数没有找到其确凿的历史出处，其他的真品会在今后的50年中，被记录入册结集出版。

我这位日本朋友一定是出于礼貌没有质疑这些斧子的起源，但同时他还是提到，这样的斧子在欧洲其它地方也有。

做一个瑞典人并不比做其他国家的人差，但是也不比做其他国家的人好。

瑞典人所属的这个国家在欧洲无足轻重，并且，由于他所属的人民总是置身于一切冲突之外，所以他不可避免地感到羞辱。人要对做瑞典人感到自豪。有他妈什么能引以为豪的呢？是讲一种在欧洲没人会说，也没人听得懂的语言吗。

除了哈巴朗达寒冷的气候以外，我们从来不会在任何一家欧洲报纸上读到有关我们可怜祖国的报道，一个字也没有。我已经有一年半没读过瑞典报纸了。生活要有宽广的视野。我应该保持内心的平静。没有报纸就不能生活是一种迷信，我推荐节制，就象住在肺结核疗养院一样。鸡毛蒜皮的小事、娱乐生活、小道消息和广告充斥着各家报纸的栏目。他们只会随波逐流，而不是制造舆论。

人要想守在家里，就必须有勇气、耐心，还要舍弃所有的个性。

意大利！真他妈让我大失所望。头一天，柑桔树林着实让我着了迷，可是后来……不过如此。地中海呢？斯德哥尔摩的圣女海比那儿可要美多了。地中海就是一条直线，象这样……

蓝天将海水映成了蓝色。

流逝的一切在我面前显得清透、刺眼；此刻我完全确信，我与一个淫妇结了婚。

[静场。]

蜜蜂为什么要把自己的蜂巢建成六角形？因为这鬼东西它很主观，用自己六角形的眼睛把一切都看成是六角形的。人为什么会把行星和斯德哥尔摩附近的肯霍尔姆海看成是圆的？因为这些主观的家伙有只圆眼睛。彩虹是什么？什么也不是。因为没有哪两个人会看到一模一样的彩虹。蜜蜂根据光的明暗把彩虹看成六角形，却辨别不出颜色。也就是说：我们对外层世界一无所知，仅仅是在“认为”。认为！你认为怎么样？我认为，我认为，我和你的看法相同。你认为呢？

我妻子去看弗施贝里医生，她因为腰痛要作按摩，这就是说要脱掉一部分衣服。根据我对弗施

贝里和她的了解，什么都是可能的。我是这样试探了她对于弗施贝里的看法。那是去年冬天的一个晚上；只有我们俩坐在一起喝啤酒聊天。我拐弯抹角地把话题引来引去，迫使她想起了在弗施贝里那里做按摩的事。叫我猜中了！马上就达到了目的：“噢，我知道那种感觉，在弗施贝里给我的脊背做按摩时……”我盯着她。她触到了我的目光。屋里变得死一样沉静；她一句话没说就站了起来；走出去；又回来；径直地走到我身边 掐我的头，并且说：“难道你不觉得按摩头部很舒服吗？”她站在我背后似乎就是想要掩饰自己的激动和表情。我从镜子里观察她的脸，并且一一与她的目光相遇，那双眼睛也在观察我！这个晚上，我们没有再多谈。

为什么别人总比你好好？别人有婚外情，是合理的性欲冲动；而你有婚外情，就是伤风败俗；别人攒钱是勤俭的好品德，而你攒钱就是贪婪；别人酗酒，被认为是正当的，而你一喝，就是不正当！他妈的！

幸亏我还了解德国！男权社会，纪律严明；预备兵个个一米八的个子，面颊饱满；那儿的生活中还保有雄性的特征。要建立国家和社会，那就他妈得是真正的国家和社会。要想成为民族，那就得当近卫军；当近卫军就得住兵营，就得从早晨5点到晚上8点进行操练。前进，前进，前进前进。我们要前进，前进！——我们要前进吗？——我们要前进！咚，咚，咚，咚，咚。鼓手在前头！他是最棒的！我们有地儿落脚吗？漆黑寒冷，到处潮湿。到处潮湿！前进。前进，小伙子们前进，坚持住，坚持到底；要是在队列中掉队，你就会被踩死。那就全完了！

[静场。]

说到妇女问题我就觉得是个典型的挪威问题。

挪威是一个土地贫瘠的国家。地广人稀。严寒的冬天迫使人们呆在憋气的屋子里。他们坐在那里，两两成双，在黑暗和孤单中孵育着郁悒的思想。自我极大地膨胀着，当这样的两个“自我”被严丝合缝地链结在一起时，家就变成了狮子的牢笼。

吃一个生鸡蛋

在南欧人们相互依伴着生活在村落里、大街上、酒馆里。一句话，在外面，不在笼子里。因此那里的矛盾就比较小；电流般激烈的情感会被缓解，不会像闪电一样劈下。锁链很长，囚徒走多远也不会彼此拌倒。

再吃一个生鸡蛋

有时候我也特别想吃豌豆肥肉汤！还有茼蒿枝炖肉。

你发现没有，我已经在顺着你的脾气改变了？不知不觉的，我变得有些女气，还把我这男性的角色换给你了！为什么？因为，要不然你就不会爱我。可你必须爱我！现在当我失去了重新得到你的所有希望以后，我几乎被引诱着背叛了自己，向你坦白了为什么我会做出那些令你难以理解的行为。向你揭示我那受你爱情摧残的男性灵魂，或许也是一种解脱。但为什么？你只会滥用它。有多少次我都是在委曲求全啊！我卖了一架三角钢琴，尽管我讨厌钢琴。你用黄色和绿色装饰你的房间，尽管我讨厌黄色和绿色。我们去丹麦，尽管那是我最讨厌的国家。我们在沙滩边泡海澡，这一幕却属于我最可怕的梦。

有什么比一个女人来到一家旅馆时的表现更残酷无情呢！她对服务人员大吵大叫，摔门，在走廊唱歌，好象这座房子里的其他人没有权利享受宁静。

我曾经看见女人在火车站的窗口站半个小时，向工作人员询问车次，而车次表就贴在周围墙上的布告栏里。

— 你应该买马克斯·萨施家具公司的家具！

— 可是我已经买过了 —

一年以后。

— 我永远都不会原谅你！你应该在马克斯·萨施公司买你的家具。

— 哦，可我就是马克斯·萨施公司买的家具。

两年以后。

— 你为什么没能从马克斯·萨施公司买那些家具啊！

— 天啊，我就是在马克斯·萨施公司买的家具，我买了，买了，我已经买了，在——

— 干吗非要这些老掉牙的破烂货 —

— 我不是已经，已经， —

— 都是60年代时兴的 —

— 我不是已经 —

— 每半年还得上一次光……

— 我……

我想在女人身上找到一个天使，能把她的一双翅膀借给我，可我却掉进土地的怀抱里……我想找一个爱丽尔，却找到一个卡力班。

【静场】

如果我和一位女士平分一个芦笋，她会拿一把尺子，把芦笋切成均等两段。那样她才会认为很公平。“每人一半”，她会这样说。我肯定请她先选，这她知道——而她肯定会挑那段能吃的，这我知道。

——你们认为女人跟男人相比处于劣势吗？

不、不，女人并不处于劣势，只是她有些不同。要说区别，身体上的你们在解剖学里可以找到，如果您过去不了解的话。

——那么，你们认为女人在生理上劣于男人？

完全不是。我认为雌性……啊呀，请原谅我的用词，如果称男人为雄性的话，女人自然是雌性。不存在伤害谁的问题。一般来说雌性比雄性更能显示出旺盛的生命力。也就是说，人们可以想像到雌性能生育——但是一个带子宫的雄性……就是不可能的。对人类的繁衍来说，男人没有女人重要。也正因为如此，才产生了女性崇拜、圣母崇拜和对女人的殷勤献媚。

当宙斯宠幸一位凡间女子时，他是作为一道闪电打下来的！我喜欢把这构想想成电闪雷鸣，而不是一件工作；是一次热吻，而不是按摩；是鸟儿瞬间轻盈的舞动，而不是沼泽地里的青蛙，整日里上班似的蹦来跳去。

据说，人们不珍惜到手的爱情，难道这爱情没有价值吗？然而，人们付出的了爱情，会有一个好处：你会幻想着能得到什么。

一把吉他永远不会没有小小的杂音。它的音色总会有点儿不纯，然而，正是这种不完美才是美的所在。音准度极高的乐器难免枯燥，反倒像是美中不足。小小的纡缪和这个本来就不完美的世界倒很相配。没有任何事物能达到绝对协调；生活也如此。什么东西都有杂质。

女人渴望被爱、被养活、被关爱、被抚慰、被崇拜和被照顾。男人则愿意去爱、去养活、去关爱、去抚慰、去崇拜和去照顾。

怎么就行不通呢？

[转过身去。]

[长时间静场。]

为了能从各个方面把问题说清楚，我迫使自己站在所有人的立场上。从儿子、母亲、女儿、妻子，最后——太晚了——从丈夫的立场看待这个问题。女人发现，我一换立场，观点就变了，前后不一致，其实这样才正好达到前后一致。但是如果我仅从一种立场，即我自己的立场看待这个问

题，我就被称作主观、片面，鬼知道怎么样才能使女士们满意。

让我趴在地上吻你那高筒靴上的鞋扣，直到双唇发蓝，象死人一样。这里是我的位置。要想接近一个女人，你只得手脚并用地爬过去。要是站起来，一切就完了。

[短时间静场。]

我做过一个梦，在梦里我是一个瘫子，坐在一间房子里，应该是我的房子……一扇门打开了，从大厅里走进来一个女人；穿着婚纱，充满青春、亮丽、善良和天真活泼的风采。她伸出一只手，用眼神告诉我：现在你是我的，我是你的。我跪下，顿时感到我是多么糟糕、多么不可救药。多么不值得被一个女人爱。她微笑着，请我站起来。我站了起来，想想！我站在那里，年轻、健康，我没有瘫！我感到愉快，我们孕育出了共同的思想 and 语汇，畅所欲言，我觉得自己产生了敏锐的火花，有时候我们借助思想的翅膀腾空而起，有时候我们深入思索，探求事物的内核、世界和自然、以及人类不可捉摸的命运，就象一本没有结局的书……那是一场将两个灵魂结合在一起的婚礼……然而我要说，她的行为举止非常得体，特别是她的服饰。但还是有美中不足之处，一件没有品味的东西自始至终在招惹我的眼睛。在她的右肩上，有一段丝带头儿，一段令人烦躁的红色丝带头儿。我忍了很长时间，用强制的办法，但是突然，在致辞的过程中，我的手再也控制不住了，我下意识地扯掉了那段红丝带，完全没有恶意……这下可坏了，我的新娘一下子变了，脸变得象戈耳工蛇发女怪一样狰狞，脸上的每一根线条都变成了一条小蛇，她摘掉面具露出凶相，用一种夜梦惊醒的声音嘶叫起来：

“好哇，你是这号人，一个吹毛求疵的家伙，在本应该赞美的时候却指手画脚地批评起来？”

“不”，我回答，“我想使你完美无缺，有一个污点儿，我就想除掉它。”她回答：“你这个污点的清除者，滚回你的家去吧，我不喜欢你，我会得到别的人！”

“很有可能，到大街上就行！在那儿你可以找到很多其他人，但永远别想得到我。”

无休止的舌战开始了，没有一方知道另一方想要干什么；没有意义没有目的、唇枪舌剑般的暴风雨。我感到，我们每天每周甚至终年都在争吵，蜡烛都燃尽了。偶尔我醒了，但很快又会入睡，梦开始了，争吵也就开始了。我们总要以战争收场，之后又都会为了受辱的感觉痛苦地哭泣……和解和互相抚慰，对爱情发誓，然后我们再吵，再战……这时我高声叫喊：没有尽头，这个地狱般的世界难道就没有尽头？没有尽头；每个夜晚都有新的梦，它们对我来说就像是我那双重生活的另一面！

[静场。]

我内心的斗争和我们之间的斗争是保留我的个性和自我的永恒的斗争。

我爱你，也恨这爱，它让我的灵魂处于险境。

我梦想过一种隐居的生活，但我又耐不住寂寞。

我猜想我天性中的一部分需要女人、孩子和家庭。

是啊，是，我说得太多了，而且大多都是脱口而出的即兴之作。可是，人要是每天都以同样的方式思考和讲话，生活未免也就太单调了。新的东西一定得有；整个人生毕竟只是一首诗。

在湿地上空盘旋要比把脚伸下去试地面是否坚固有意思得多，那里没有坚固的土地。

小孩子经常说假话，因为他们不记得什么。

是你干的吗？人们问他们。那已经是两个小时以前做过的事了，小孩子记不住那么长时间以前做的事。孩子们并不认为做过的事重要，他们不在意。所以小孩子们会无意识地撒谎。

所有的家庭都有宠儿，有些孩子可以比别的孩子得到更多的关爱，是什么原因却从来没有人调查过。我弟弟约翰不是家里的宠儿；他觉察到了，并为此困惑。他平时总往后躲，还很难过。后来他变得腼腆和怕见人。分好东西的时候他总会躲在最后面，情愿被忽视。他尝到了自我折磨的滋味。

有一天吃晚饭，父亲拿出一瓶葡萄酒。

“谁喝了葡萄酒？”他一边问一边朝桌子周围看。没有人回答，但是约翰的脸红了。

“啊呀，是你。”

约翰连酒瓶在什么地方都没看见过，他开始流泪哽咽：“不是我喝的。”

“好哇，你还不承认！”

还不承认！

“你等着，我们吃完饭再说。”

想到饭后将要发生的事情，他哭得更厉害了。大家站了起来。

“你进来”父亲说着走进卧室。

母亲跟着进去。

“赶快请爸爸原谅”她说。

“我没有喝”他尖叫着。

“赶快请爸爸原谅”她说着还打他的头。爸爸从镜子后边抽出了藤条。

“好爸爸，原谅我！”无辜的孩子喊叫着。但是现在已为时过晚。忏悔已经无效。母亲是酷刑的同谋者。孩子愤怒、痛苦地嚎叫着，但更多的是屈辱和无奈。

“现在请爸爸原谅吧”母亲说。约翰望着她，投以蔑视的目光。

“好爸爸原谅吧”他用紧绷着的、撒谎的嘴唇说道。然后偷偷溜进厨房里，在保姆露维萨的围裙底下痛哭起来。

“约翰做了什么事？”她问。

“什么也没做！我没有喝酒。”

妈妈走进来了。

“约翰说什么？”她问露维萨。

“他说他没有喝酒。”

“他还不承认！”

此时，约翰由于承认了一件他没做过的事再一次受到摧残。现在他承认了本来就没犯的错误。从那天以后约翰一直生活在不安当中。不敢找母亲，不敢找露维萨，不能找年幼的弟妹，更不敢到父亲那里——我——去哪里寻求保护，到处都是敌人。

我对人类不抱过高的幻想。我并不是那么爱他们，他们也没有这种奢望，因为我们不是那么值得被爱。我经常可怜他们，但不总是如此。我愿意原谅那些我无限关爱着的人们。但是对有目的的丑行、有预谋的谎言和纯粹的幸灾乐祸，我无法忍受。人要坚持自己的立场！

[短时间静场。]

我认为灵魂不灭是不言自明的。我觉得我是不灭的，因此我就是。尸体会腐烂不能证明相反的结论。蝴蝶的幼虫四处爬行，象我们一样吃着动物。在一个美丽的日子它病了，耗尽了力量。他的躯体将会消亡，但是它做了最后的努力，给自己织了一张网，建成了自己的坟墓。他腐烂了——渐进性坏死！死与生！生与死！生死之间没有什么区别。我把蛹剥开，放在显微镜下，看到一种白色、类似肥皂的物质散发着尸体味道。从这种粘液中长出了蝴蝶，离开了坟墓。

[静场。]

1月9日以后我没有跟任何人讲过话。当我在镜子面前刮胡子时我发现，我的眼睛像一个没怎么看到过别人眼睛的囚犯的眼睛一样。有时候我把孩子们拉到身边，想感受一下我还是一个人类哺乳动物。

我是个瘫子，离开我的孩子以后已经没有繁育的能力。他们构成了我生活中唯一的乐趣，他们

是我与现实联系的唯一纽带。

[静场。]

人心是一摊虚伪的粪便！

[静场。]

我小的时候最好，后来长大了就越来越差。

唱起席勒的《欢乐颂》：

欢乐啊，群神的美丽火花，
来自极乐世界的姑娘，
天仙啊，我们意气风发，
走进你的神圣的殿堂。

[静场。]

他妈的，我干吗要在这儿啊？我真想不通！
他妈的，我干吗要在这儿啊？

[躺下。]

[小声哼着歌儿。]

无情的时尚隔开了大家，
靠你的魔力重新聚齐；
在你温柔的羽翼之下，
人人都彼此结为兄弟。

[声音静下来。]

[静场。]

荒漠里，当驼队的一只骆驼死掉的时候，秃鹫是从什么地方飞来的呢？大家都认为，这个地区没有秃鹫，在这头骆驼死去之前，在整个行程中都没有出现过秃鹫。骆驼死了的时候，它们就从天而降。“从天而降！”

[一束刺眼的强光照在他身上。男人向上猛然挺直身体：伸出一只紧握的拳头。]

[切光。舞台上一片黑暗。]

2005年6月8日翻译定稿